

革命英雄主义丛书

外国卷

21 世纪出版社

故事精华

- 牛虻
- 绞刑架下的报告
- 母亲
- 夏伯阳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卓娅和舒拉
- 青年近卫军
- 普通一兵
- 无脚飞行的



策划组稿 肖飞飞

定价：12.00元

革 · 命 · 英 · 雄 · 主 · 义 · 丛 · 书

故事精华

外国卷

原著 伏尼契 高尔基等
改编 黄日星 周鸣贵 熊侃等

书 名:革命英雄主义丛书故事精华(外国卷)

原 著:伏尼契 高尔基等

改 编:黄日星 周鸣贵 熊侃等

策划组稿:肖飞飞

责任编辑:肖飞飞 王 岚

美术编辑:为 林

装帧设计:蔡二弘

出 版:
发 行: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6万

版 次:1996年6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定 价:12.00元 ISBN 7—5391—0991-2/I·245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牛 虻 原著:艾·丽·伏尼契 改编:霜暮(1)

绞刑架下的报告

原著:伏契克 改编:周鸣贵(41)

母 亲 原著:高尔基 改编:黄日星(77)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编:卢人(112)

夏伯阳

原著:富尔曼诺夫 改编:严祖蓬 李岭(151)

卓娅和舒拉

原著: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改编:梁言(205)

青年近卫军 原著:法捷耶夫 改编:熊侃(242)

普通一兵 原著:帕·茹尔巴 改编:曾正德(280)

无脚飞行员

原著:波列伏依 改编:周鸣贵(319)

后 记 (357)

牛 虻

原著：艾·丽·伏尼契 改编：霜暮

一个仲夏的夜晚，哲学系大学生亚瑟和他的忏悔神父蒙太尼里坐在修道院那个树木浓郁的园子里的一棵大木兰树下交谈。

为了让亚瑟从看护病人和熬夜的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蒙太尼里建议亚瑟暑假随他一同去阿尔卑斯山漫游。“我的孩子，”神父用最亲切的语调说，“你一定要答应我，等今年暑假一开始，你就得彻底休息一次。”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

“神父！”亚瑟不由得拍起手来。他是一个瘦弱的小伙子，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纤小的手脚，直到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细，轮廓过分鲜明，以至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把他当做一个女扮男装的美姑娘。但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会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我一定丢开一切跟你一同去，只是……我不敢确定……”他担心的是异母长兄勃尔顿不答应他去，“反正家里人对我与母亲都坏到了极点。”他说。

后来，他们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上。

从谈话中蒙太尼里发现亚瑟可能参加了什么组织，他感到事情很严重。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扭转身子向着他，非常郑重地说，“你对这桩事考虑了多久？是在母亲去世之前吗？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一阵沉默。

“我的孩子，”蒙太尼里把一只手放在亚瑟肩上，“上帝一定会给你答复的，告诉我，你心里想着要去进行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

亚瑟站了起来，缓慢地回答：“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把奥地利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想一想！你是连意大利国籍都还没有的英国人呀。”

“这没有什么区别。我是我自己。我既了解这个事业，就是这事业中的一个人了。”

又是一阵沉默。

“你来坐一会儿，我的孩子。”神父终于说。

亚瑟坐下来，神父把他两只手紧紧握住。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讨论，”他说，“事情来的太突然……但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因为这事而弄出了麻烦，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你是要我心碎

的。”

“神父……”

“不，让我把话说完。……亚瑟，你对于我好像是我的……亲生孩子一般。除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第二个亲人。你明白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心里的希望，我就是死，也不肯让你走错一步，以致断送你的生命，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先考虑成熟；就是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要为我。”

“我一定听你的话……那么，神父，你就替我祷告吧，也替意大利祷告。”

亚瑟默默地跪了下去，蒙太尼里也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弯下去的头上。

詹姆斯·勃尔顿先生对于他年轻的异母兄弟要跟蒙太尼里去漫游的打算心里一点也不愿意。但他不便正面出来阻止，否则亚瑟就会立即把这种阻止归结到宗教或血统的偏见上去。因为亚瑟和他的生母是天主教徒，而勃尔顿一家，包括死去的老主人，都是新教徒。

就为了这个缘故，这次亚瑟在詹姆斯的复信中收到了一张够用的支票和几句冷语，允许他在假期中随意行动。

阿尔卑斯山漫游对于亚瑟是愉快的，山里的奇花

异木，碧波小湖及湍急的小溪等都令他心旷神怡。但蒙太尼里却不像亚瑟那样。有一次两位风景画家把神父和亚瑟当成是父子或叔侄关系，神父的脸色就白得像张纸。

更有甚者，亚瑟那种“帮助人民和意大利”的思想一直伤害着他的情绪。漫游的最后一天傍晚，蒙太尼里跟亚瑟长谈了一次。

最后，亚瑟望着蒙太尼里的眼睛说：“神父……我并没有忘记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必须跟着我所看见的光明，走我自己的路。”

秋冬两季平静无事地过去了。

正月里的一天下午，神父告诉亚瑟他将奉梵蒂冈的命令到罗马去接受做阿平宁山区主教或留在这里做到副主教的命令。至于神学院的事务，已经有新院长卡尔狄神父代替。

亚瑟走进大学生们正在集会的那间房子，眼光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华伦医生的女儿琼玛，她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启发者的讲话。他还看到她的胸前插着一枝柏树叶子，那是青年意大利党的标志。

散会时，亚瑟走到琼玛身边邀她散步。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亚瑟说：“我一向知道你不像别的女孩

子那样一到成年就想去跳舞。琼，亲爱的，我心里真是常常在想，你会不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

“我也常常这么想，我现在虽不是一个党员，但我已替你们的人做过几件事了。”

接着他们谈到了波拉，亚瑟心里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曾争做一项工作，但青年意大利党的执委会把它交给波拉去做了，理由是亚瑟年纪太轻，没有经验。

“琼玛，亲爱的，你能与我们一道工作，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你，再加上蒙太尼里神父。”后来亚瑟又说。

“可是，亚瑟！他是一个教士呢。”琼玛道。

“那有什么关系？……总之，这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主要是一个宗教和道德问题……”

琼玛皱起了眉头。“我觉得，亚瑟，”她说，“你的逻辑总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教士只宣传宗教信条。我看不出那跟赶走奥地利人有什么关系……总之，我们过去常常为这个问题争吵，现在犯不着吵了。”琼玛停了一会儿，指着一所房子说，“我就住在这地方。不进去坐坐吗？”

“不了，已经很晚了。晚安，亲爱的！”

亚瑟站在门阶上，紧握着琼玛的手。

“为了上帝和人民……”

琼玛默默而庄严地接上去念完那句口号：

“始终不渝。”

第二天傍晚，他到神学院去，看见蒙太尼里在招待新来的院长卡尔狄。经过一番交谈，亚瑟觉得院长非常和蔼。

新院长离开后，蒙太尼里焦急烦乱地说：“亚瑟，我亲爱的孩子……关于这个去罗马的事，如果你希望的话，亚瑟，我可写信给他们说我不能去。”

“可是那主教的职位呢？……”

“唉，亚瑟！我怎么犯得上，如果我得到一个主教的职位而竟失去……，亲爱的，我要把这桩事让你自己来决定。你只要对我说‘留下来’，我就放弃这次旅行……”

“神父，你当然该到罗马去，设法彻底休养一个时期，把你那失眠和头痛的老毛病治好。”

“很好，”蒙太尼里打断了他，“明早我就乘早班驿车动身了。”

复活节前不久，华伦医生曾写信来，邀请亚瑟去跟他和他的孩子们同过复活节，免得他回到那个凄凉的老老家。那封信里附着一张琼玛写的简短的字条，请求他务必去一趟，“因为我有一桩事跟你谈”。

他写信给琼玛，答应在复活节礼拜一到她家里去。礼拜三晚上，他回到寝室里去。

半个月前卡尔狄神父就已经答应在下一天早晨接受他的忏悔，而为了复活节前这最后一次忏悔，他

在十字架前跪下来，这一个月以来他快乐得很，没有工夫多犯过错。他划了划十字，站起来，开始脱衣服。有一张字条从衬衫里漏出来。那是琼玛的信，突然他发现那纸条背面还有几句附言。“一定要来的呢，愈来愈好。”那上面写道，“因为我希望你来会一会波拉。他现在住在这儿，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读书。”

老是波拉！他又在莱克亨干什么？琼玛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读书？正月间那次会上很容易看出他已爱上了她。

亚瑟突然把信丢开，重新在十字架前跪下去。他两手掩着脸，沉浸在痛苦羞愧中。

礼拜四早晨，他在卡尔狄神父那儿忏悔时，立刻就说起了昨天晚上所犯的罪。

卡尔狄神父心里很明白，他所要对付的这个忏悔者是怎样一种人。他只是温和、缓慢而庄严地说：“你还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呢，我的孩子，你的灵魂上面一定还不止这一点负担。”

“我嫉妒他的经验……他的才干。还有，我担心，他会把我……所爱的那个姑娘的心夺走。我……”他支吾了一下，又缩住了。

卡尔狄神父静静地等待着他。

“我嫉妒他。因为我们的团体……青年意大利党……我也在里边的……党把一项我希望的工作交给了他，我……”

“什么工作？交给了谁？”

“把那些……政治性的书籍……从轮船上带到城里……找一个隐藏的地方……这个工作交给了波拉——因此我嫉妒他。”

从卡尔狄神父那里回到老家莱克亨的那天晚上，正当全家熟睡时，一队宪兵闯进家来，逮捕了亚瑟。亚瑟被解到一个中古时代的巨大堡垒里去已有好些日子，但却得不到关于他被捕原因的任何解释。

后来有一天，亚瑟被押去询问关于青年意大利党，关于他自己是谁介绍入党以及乔万尼·波拉等一系列事情，亚瑟给予的回答始终是“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或者“我不认识”。

在此后的日子里，亚瑟又被提审过几次，但他仍然守口如瓶，没有说出任何事情。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直待他很好的看守长，显出满脸的恼怒和阴郁，把他将被释放的消息，告诉他，这使亚瑟万分高兴。

当亚瑟问波拉及其他同志是否被释放时，回答是：“听人说，是你出卖了波拉，是因为……唔，因为嫉妒，因为你们两个爱上了同一个姑娘。”

“这是扯谎！”亚瑟眼睛发直，声音成了一种被闷住的哭喊。

办完出狱手续后，亚瑟走在街道上苦苦思索：是

谁告发了我？除了神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的私生活，那么，是神父了！是他！一个出卖忏悔人的教士，一个间谍！

“亚瑟！”这时，琼玛伸着两手跑来迎接他，“啊，我快活极了！”

亚瑟抽回他的两手，簌簌发抖。“琼！”过了许久他才开口，那声音似乎不是他的。

“亚瑟！”她把自己的臂膀插进他的臂弯里，两个人默默地向前走。

“听我说，亲爱的，”她用温和的语气，“……波拉曾经写了一封可怕的信，说你把轮船的事告发了，他才被捕的……就是为了这桩事情——我是来告诉你的：我们团体中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信里写的话。”

“琼玛！但这是……这是真的！”

她慢慢地从他身边退缩开去，眼睛睁得大大的，阴沉沉地充满了恐怖。

“是的，”他终于低声说，“那轮船的事……我曾说过，我，我还说出了他的名字……我的上帝！我怎么办呢？……琼玛，你不明白！这不能怪我呀，我……”亚瑟猛地抓住了她的右手。

“放开，放开我的手！放开！”她用力抽出自己的手，并打了他一个耳光。

一阵雾也似的东西模糊了他的双眼，除了琼玛那惨白而绝望的脸，一切都不存在了。

亚瑟悄悄回到家时，天色已黑，他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蒙太尼里的画像还是放在他原来搁着的地方，耶稣蒙难十字架也和以前一样立在神龛里。然而他却想自杀。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次祷告。做完祷告，他发现桌上放着蒙太尼里给他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孩子，我不能在你释放的一天见到你，觉得非常失望，我被人请去看一个临死的人，不到深夜回不了家的，明天一早你就到我这儿来。

“亚瑟！开门啊，我们等着呢。”门外响起他异母兄长詹姆斯的妻子裘丽亚的喊声。

“亚瑟，开门呀！……”詹姆斯叫道。

“你们有什么事？”亚瑟猛地拉开门站在那儿，目光像一头困兽。

勃尔顿先生清了清喉咙，然后开始说那一番小心准备好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痛苦的义务……我愿意相信你是给坏朋友带坏的。然而你从你母亲那里遗传了容易冲动的性格……像我们这样一个受尊敬的家庭，……绝对没有办法，再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

“唔？”亚瑟疲乏而木然地说。

“呸！”裘丽亚不耐烦了，“本来就是个小杂种，现在该让他知道，一个天主教士养的私生子，这儿，瞧去吧！”

一个皱了又皱的纸团扔了过来，亚瑟把它摊开，原来是在他出世前四个月，他母亲写给她丈夫的忏悔书，下面有两个人——他母亲和蒙太尼里的签名。他一言不发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在桌上。

詹姆斯让裘丽亚离开，然后用较温和的语调说：“我很抱歉，亚瑟。这件事被揭穿了……”

亚瑟抬起头，神经质地轻声说：“你……你想，这一切不是都很……很滑稽吗？”

“滑稽？”詹姆斯吓得发不出脾气，“亚瑟你疯了吗？”

亚瑟突然将头往后一仰，爆发出疯狂的大笑。“亚瑟！”詹姆斯大叫着，但制止不住亚瑟无止境的大笑。于是他怒冲冲地离开了。

疯狂的笑终于从亚瑟的嘴唇上消失了。他抓起一柄铁锤，一下便砸碎了耶稣蒙难像。

“这么容易！”他丢掉铁锤说，“我以前真蠢呀！”他拿了一壶冷水浇自己的头和脸，然后宁静地坐下来思索。

他拿过一张纸写道：我相信你跟上帝一样。上帝是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而你呢，却一直用谎言来欺骗我。他折起那张纸，写上了蒙太尼里的名字。

他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到达森纳船港找我的尸体。然后走出房间。当经过母亲的遗像时，抬起头来看

了看，笑了一声，耸耸肩膀。因为她也欺骗了他。

来到码头，已是深夜。亚瑟用仅有的 33 个玻里和一块很值钱的表买通了一个水手，帮他上了去南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轮。那年他才 19 岁。

13 年之后，也就是 1846 年 7 月的一个黄昏，有些熟人在法布列齐教授家里聚会。其中几个是属玛志尼党的，他们坚决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意大利联邦。其余的是君主立宪党人，以及各种程度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有一个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塔斯加尼公国出版检查制度的不满。因此，这位名教授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希望这些不同党派的代表，至少能在力争修改出版法这个问题上进行讨论。

经过一番争论后，大家都要求列席会议的唯一女人波拉太太发表意见。

“我所知道的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嘲讽。如果你能把耶稣会派形容得非常可笑，使一般民众都去讪笑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张，那你不要流血也就可以征服他们。”

“这个主意能实行，那是最好的了。不过事情不干则已，要干就得干好，我们需要一个一流的讽刺家，但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有天才的讽刺家是能找到的，”波拉太太微笑着，“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有一只牛虻来刺醒大家。”

列卡陀拍一下桌子：“怎么，我们竟没有想到牛虻——范里斯·列瓦雷士！这是个最合适的人啊！”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名字？”

“列瓦雷士，我想他是个巴西人吧。他是我生平中遇到的最机智的人。……他真是一个怪物，他以及他那一套玩笑，曾经鼓励了很多，使他们不致因伤心而绝望。他发表的大都是短文和泼辣的杂文，阿平宁山的私贩子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牛虻，他就把这绰号拿去做了笔名了。”

接下来是关于牛虻的身世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传说的讨论。当然，讨论的结果褒贬不一。但是他的过人智慧和胆识，却得到了一致的承认。

最后，法布列齐教授说：“好吧，各位先生，你们对于这个提议究竟有什么意见？在坐的似乎有几位跟列瓦雷士很熟，我们是不是要去向他表示，说我们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于是决定让列卡陀给列瓦雷士去信，征询他的意见。

等到大家开始散会时，玛梯尼走到沉默寡言的波拉太太跟前说：

“我来送你回家，琼玛。”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玛梯尼与琼玛一同参加在格拉西尼家里举行的会议。晚会很乏味，加上格拉西尼